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七輯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下冊）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二種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茲於十月初三日酉初六日，西起兵船，已全數出港入廣東對州縣界，交明廣東道，署員弁押護前進。其械械各兵之總兵許世亨並各將弁，均能約連兵丁，安靜守法，並無生事滋擾之屬。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羅康安、李侍堯曰：現在用、黔、廣西等省兵丁，即日陸續前抵廣仔港，伊等速令該省，行走督飭，安靜，自應酌加獎賞，以示鼓勵。此內克缺兵丁，轉復他省調撥之兵，不無勞望。且臺灣縣次所調粵東、浙江及閩省滿漢官兵甚多，久經在該防守堵禦，其中傷亡，病故及疫辭不能得力者，一時亦難分晰查明，各行給賞；自應核其功過，分別賞罰，用示勸懲。著羅康安到該衙，於打仗時，務須隨時留心查察。至新舊派調各兵，有打仗出力者，亦有怯懦不前者。羅康安於進剿時，應將各該省中奮勉驍健之兵，臨時查明，酌加賞賚。出力者倍加獎勵，而懦怯者亦知所警懼，伊先勅用，於制相機宜，方可收臂指之效。

二十三日（丁巳），李侍堯奏言：九月以來，海風連作，臺灣久無文報。本月初九日，始接同知吳元琪九月初六日來稟。內稱：『初一日柴大紀有信至府城稱，蔡攀龍等援兵，惟蔡攀龍、孫全謀帶兵七、八百名及運送糧餉之義民三千名到諸羅。其貴林、楊起麟、杭富，俱在正音莊陣亡。賊在諸羅城十數里外周圍邀截，使道路不通，米糧不入

。現在米價甚貴，且無買處。又聞近縣各莊田禾正熟，賊與莊民分收，運歸斗六門。官兵常出城截用，似尚可支持。恒瑞在鹽水港連日打仗，常青又添派梁朝桂、謝廷選帶兵一千，前往應援』等語。是諸羅仍未解圍，而鹽水港又多賊匪滋擾。梁朝桂等到彼，雖可增助兵力，萬一賊益鴟張，鹽水港水口截斷，則恒瑞等進退兩難，或有疎失，益不成事體。是以臣飛札常青速派水師烏鎗兵數百名，駕船數十號往鹽水港。倘賊由水路來擾，即行截殺，務當保住水口，兼可作萬一退步之用。臣因風帆不順，特令廈防廳選募舵工水手，將此信冒險折餓前往，但未知是否必能迅速送到。至粵西兵三千，現已到齊登舟，緣東風甚大，不能放洋。福康安等亦尙在大擔候風。川省屯練，本月初二日頭起兵亦已入閩境。此項兵係從江西取道府城而來，應即從蚶江配渡。其船隻亦已豫備妥當，俟將到時，臣即前往蚶江料理。貴州兵，聞已在途，想亦迅速可到。福康安等一得順風，自當即行開駕。

同日，普吉保奏言：臣帶領官兵於九月初六日由大突溪前往笨港，分路剿捕，留遊擊葉有光帶兵八百名，防守糧道後路。十三日行抵麥子寮，有賊衆數千苛派良民銀米，民苦不能應。賊寇期次日燒莊，百姓驚惶無措。適官兵踵至，賊衆奔逸，百姓懼聲動地。是日，劄營該處，仍一面分兵偵探追逐。十五日，劄營元長莊，離笨港八里。密探賊匪均屯集笨港及前途一帶村莊。至夜，賊匪暗放火號，繼以礮聲；並聞諸羅一帶，

礮聲徹夜不絕。臣當飭將弁嚴爲戒備。四鼓，將兵分作三隊，臣帶領司馬元勳由中路直衝賊巢，遊擊海亮由西路夾攻，護副將琢靈阿爲之接應，參將張朝龍帶領守備宋國興、署守備沈勇雲從東路橫衝。賊衆蜂擁迎敵。臣督率官兵奮勇攻殺，鎗礮並施，打死賊匪數百人。生擒賊夥楊意、蘇媽、張固三名，審明正法。獲器械三十餘件、鞭礮二門，米穀、薯乾約計百餘石，當分散出力各官兵、鄉勇。焚燒坂頭厝等莊七處，火烟起後，諸羅礮聲亦遂不聞。查遊擊海亮奮力督兵，復用鎗礮打斃逃散賊匪數人。正在收軍，據報有賊匪數百人乘大路前進，由崙仔頂一路來犯大營。經署同知黃嘉訓督率鄉勇，會同遊擊夏承熙，帶領官兵奮勇堵禦，殺賊十餘人，當將崙仔頂賊莊燒燬，賊衆退散。查笨港地方分南北二港，離諸羅二十餘里，離鹽水港三十里，離海口三十里。自五月失陷後，北港竟成片土，南港一帶搭蓋草寮，約計二百餘間，悉係賊巢，賊匪得以肆行無忌。今頓遭焚殺，賊衆未必不爲喪膽，若經乘勢直追至諸羅，似覺便捷。第恐賊匪詭計多端，一俟我兵前進，在後繞襲，阻隔糧路，貽害非輕，故仍劄住元長莊，並可覩賊匪動靜。臣一面親督官兵焚燒一帶賊莊，痛加剿殺，廓清後路；一面密遣妥人移咨參贊臣恒瑞、柴大紀，定期三路會合，併力夾攻。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恒瑞、柴大紀、普吉保曰：笨港離諸羅二十餘里，離鹽水港亦止三十里。該處經普吉保帶兵收復，與諸羅密邇，聲息相聞，是

諸羅縣城儘可無慮。而鹽水港亦距笨港甚近，恒瑞處有續到之閩兵一千五百名，又經常青派令梁朝桂等帶兵一千名前往援應，則鹽水港一路軍勢亦已大振。至常青處，既能分兵援應鹽水港，看來府城自必防守裕如。計福康安此時，諒已順風前抵鹿仔港，其四川、廣西兵，自己與福康安先後放洋。福康安統領多兵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前往督剿，又經笨港收復之後，軍聲倍振，惟當督率將弁相機進剿。再該處民人被賊匪勒索銀米、焚燒住莊，不堪其苦，一聞官兵到彼，喜獲更生，可見賊匪經過地方，其附從民人本不甘心從賊，特因賊匪逼迫，無奈聽從。即如麥仔寮地方，幸官兵前往該處，民人得所倚仗，否則必致被賊脅從。是前此業經從賊民人，其中爲賊所迫勉強附從者，自復不少，福康安此時尤應將安分良民，妥爲撫慰安戢。即已經從賊者，亦應設法招徠，分別辦理，不可因已從賊，概予殲除，轉致阻其自新之路，堅其助逆之心，此爲最要。其貴林所遺溫州鎮總兵員缺，着福康安於帶兵勇往之副將中如徐鼎士、謝廷選，並此外奮勇出力者，保舉一員，奏明陞補。又遊擊海亮、署同知黃嘉訓，督率兵民鼓勇殺賊，均屬奮勉，亦着福康安查明，酌量陞用，以示獎勵。再，朕恭閱雍正年間實錄，舊例：閩、粵人民往臺灣耕種者，所有妻眷一概不許攜帶，止許隻身居住臺灣，而全家仍住本籍。嗣經高其倬疏請，將在臺灣墾田耕種及有房屋民人，准其搬眷居住，經九卿議駁。自因臺灣係海洋重地，是以不令內地民人挈眷前往。今臺灣民人俱有家屬，與前定之例不符。其

准令攜帶眷屬，起於何時？着福康安、李侍堯查明具奏。即如現在林爽文等糾衆滋事，設其家屬俱在內地，賊首等自必有所牽顧，何致敢於肆逆若此！是臺灣民人禁止搬眷居住，未必非杜漸防微之一法。將來事定後，應如何趁此兵威酌定章程，妥協辦理，抑或從來已久，有所不能之處，並着李侍堯歸入善後事宜，一併妥議。

上又諭內閣曰：貴林、楊起麟同都司杭富，因剿捕賊匪，臨陣捐軀，殊屬可憫！貴林着照總兵例議卹；楊起麟前在鹽水港一帶堵禦防守，尤爲出力，着加等照副將之例議卹；其都司杭富，亦着照例議卹，以示憫恤。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逆匪林爽文等糾衆不法、肆行滋擾、搶佔村莊，實爲罪大惡極。○今普吉保督率將弁兵丁，由大突溪一路偵探賊踪，奮勇殺賊，燒燬賊寮，生擒賊夥，奪獲器械、銀、米甚多，收復笨港，實爲出力可嘉！普吉保着交部議叙，出力兵弁，着福康安查明，咨部一體議賞。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三

十一月初三日（丙寅），上諭內閣曰：朕於軍旅之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從不肯稍存姑息。卽如此次臺灣帶兵之郝壯猷，因賊匪復擾鳳山，棄城不守，不待大學士九卿核擬，卽將伊於軍營正法。其貴林、楊起麟、邱能成諸人，皆因奮勇剿賊，臨陣捐軀，卽勅部從優議卹，一律得給世襲。刑賞昭然，惟人自取。今臺灣領兵各員，俱能爭先効用，未必不因郝壯猷覆轍在前，共知儆勵。蓋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而信賞必罰，絲毫難以假借。此後，身膺閫寄者，當咸知凜惕，遇行軍之際，務須身先士卒，克敵致果；共曉然於功罪所分，視乎勇怯。如能共矢盡誠，著有勞績，必躬膺茂賞，承受渥恩。若畏怯倖生，必致自蹈重愆，身罹憲典。庶幾人知敵愾，士皆用命，毋負朕整飭戎行，諄諄告諴之至意。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逆匪林爽文糾衆倡亂以來，提督柴大紀統兵剿捕。收復諸羅後，賊匪屢經攻擾，城內義民幫同官兵奮力守禦，保護無虞。該處民人急公嚮義，衆志成城，應錫嘉名，以旌斯邑。着將「諸羅縣」改爲「嘉義縣」，俾闔縣良民倍加奮勵，以昭獎勸。

臣等謹按，逆匪林爽文糾衆倡亂，以嘉義爲南北兩路要衝，百計滋擾。當福康安援兵未集之

時，嘉義被圍已及五月，賴城內義民多方保護，危而獲安。雖以柴大紀怯懦無能，爲義民等遮留，因得堅守待援，保全閩邑數萬生靈之命。迨夫大兵雲集，重圍立解、賊人喪膽、遂成破竹之勢。是義民守禦之功，實臺郡全局所繫。國家教澤涵濡，恩意周渥，小民急公奉上，出於至誠，用能同心協力，繕完守備，屹若金湯。我皇上旌其嚮義，錫以嘉名，有勇知方，洵史冊所罕覲也。

同日，審斷奏言：川省運來二十萬石，沿江行運員弁，稽查各處，各船俱掛帆順流而下。遇晚停泊，即督率兵役徹夜巡邏防範，並無盜賊及機和情勢，亦不敢片刻稍延。一面咨明督臣李世傑、江蘇撫臣閻智元，飭屬豫備海船接收轉運。奏入，報聞。

初四日（丁卯），常青奏言：總兵梁朝桂帶兵一千名，於二十九日由海道前往鹽水港協剿，想此時早已到彼。計鹽水港本有之兵並派去各處，共有五千餘名，尚有義民等協同嚴制，軍聲尚爲壯盛。嗣聞鹿仔草莊於八月二十八日被賊焚掠，兵民逃回鹽水港。緣鹿仔草、鹽水港二處，本有遊擊楊起麟、邱能成分駐防守，與縣城相爲犄角，但梁大紀自夏秋以來，誠匪不時侵擾縣城，又調遣擊揚起麟、邱能成往諸庄護守，固以縣城爲重，而鹿仔草之失，實因兵力單弱之所致也。今鹿仔草雖失，尚有小路數處可通諸庄縣城。臣恐鹽水港人懈慢惑，飛報梁朝桂星速趕赴，加意防範；並飭令縣丞於英，前往安撫民人，多招義勇與官兵協力堵禦。再，臣自南路署派官兵赴援，必須鹿仔港亦派官兵自北路齊赴，則誠勢必將分散。前已三次飛札督官保於斷剗兵內，酌量抽撥，由笨港一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九

十二月二十七日（庚申），福康安、海蘭察、恒瑞、鄂輝同奏言：二十一日大兵至水

沙連山口，並無賊匪踪跡。臣福康安、鄂輝由山右搜入，海蘭察、恒瑞、普爾普由山左搜入。渡過大溪，見沙上車轍縱橫，必係賊人搬眷入山之路，遂率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跟蹤追趕；見賊匪千餘擁護車輜行走，山梁上另有數千屯劄。官兵左右圍繞，鎗箭斃賊一百餘名；護車賊匪奔上山梁，有騎馬賊目一人執旛往來指揮，賊衆據險放鎗。當令廣東兵及屯練降番於蕉林、竹圍內攀緣先上，急欲生得賊目，訊問賊踪。海蘭察卽直前馳射，賊目腿中箭傷，登時就獲。詢係賊目蔣挺。巴圖魯侍衛等復趕殺賊衆二百餘名，山下賊眷車牛中礮驚逸，自相殘踏，死者不可勝計。詢據蔣挺供稱，林爽文已回大里杙巢穴。質之投出村民所言，亦屬相符。臣等伏思官兵攻剿，所向克捷，乘勢立搗賊巢，已如摧枯拉朽。途中若稍有需遲，轉恐使賊人從容修補。查水沙連山內逸賊雖多，祇係零星賊匪，不值深入窮追，致稽時日。况所帶兵丁祇此數千，未便逐處派留，致分全力。因撤調埔心、二林舊存之兵，移駐水沙連山口，臣等卽一面向大里杙進殺。沿途焚剿虎仔溪、萬丹莊、南投、北投等處賊莊甚多，不能悉數。二十四日申刻至平臺莊，距大里杙南五里，先商令海蘭察、恒瑞、普爾普帶同巴圖魯侍衛等往察看地勢情形。大里杙

東倚大山，南繞溪河，砌築土城，密排大礮，內設竹柵兩重，城外溝壘重壘，防守極爲謹密。臣福康安將所帶官兵、義民分布整齊，卽令海蘭察、恒瑞、鄂輝、普爾普率領巴圖魯侍衛等進至溪邊。賊人於城上施放大礮，不敢上前接仗；因溪河水勢正深。臣等馳馬先渡，較步兵行走疾速，賊人乘我兵尙未到齊，自城內擁出萬餘，三面圍裏，捨命前撲。巴圖魯等鎗箭如雨，廣東、廣西屯練兵丁亦卽趕到，爭先涉河攬殺一處，斃賊甚多。而賊人詭譎異常，屢敗不退；維時天色昏暮，卽令官兵在田墈溪邊分隊排開抵敵，擬於次日探明路徑，合圍堵截。並預飭各兵整齊行列，不可稍動聲色，靜俟賊來剿殺。移時果有賊匪潛來攻擾，見官兵屹立不動，鎗礮大震，旋卽敗走。未逾數刻，又自沿溪分路抄截，撲至墈邊，有賊目一人擊鼓儕催，蜂擁前來，勢頗凶惡。賊目被我兵鎗斃，始稍退散。如此往返撲壓五、六次，官兵奮勇攻擊，此處賊匪竄回，彼處又復踵至。迨至丑刻，攻擾愈力，短兵相接，殺死賊目、賊匪數百名。臣福康安、海蘭察、恒瑞、鄂輝、普爾普往來督催，分投策應，自日暮直至次日黎明，官兵力戰一夜，痛殲賊衆，鎗箭均無虛發。而我兵受傷者不過數人。二十五日卯刻，派兵一面與賊接仗，臣等卽率同巴圖魯侍衛等，由賊巢西南、西北兩門分路進攻，一擁而入。殺死賊目張大、林素、林成、林快、江近、許三、江陳及不知姓名騎馬賊目二十餘名、賊衆二百餘名。生擒賊目劉懷清、林茂二名，另行解京審辦。隨將劉懷清嚴加訊問，跟究林爽文下落，據供：『林

爽文原思固守，見官兵長驅直入，軍威壯盛，料難抵敵，遂於夜間迎拒官兵時潛回城內，帶同眷屬由東首僻路進入大山』等語。查林爽文本一無賴小民，肆爲大逆掠邑戕官，必當生擒解京，盡法處治。此次官兵進搗賊巢，附近莊民多被賊人裏去，無從細詢路徑。甫到大里杙，臣等卽親往查看地勢，原擬籌畫攻圍，生擒首惡；無如連夜打仗，營壘未立，不及層層進逼，拏卡掘壕，林爽文卽已乘夜入山，潛踪延喘。當卽分派官兵入山，分投搜捕。其入山生番隘口，前令徐夢麟諭知屋黎等社把守要隘。茲據該社頭人雅維思、畢岱等來營謁見，臣已面加慰諭賞賚，卽令前往大里杙東北內山搜拏逸匪。惟水沙連等社生番，在大里杙東南，向未與外社相通。現已尋覓熟諳番情之人，前往曉諭，加以重賞，令其一體堵截。復嚴飭各處海口，添派員弁實力稽查。林爽文已成釜底遊魂，斷不致稽誅漏網。其投出難民，臣已分委委員加意撫輯，無不歡欣鼓舞，歸莊安業。此次攻克大里杙，起獲大、小礮一百六十餘位，鳥鎗二百三十餘桿、穀二千餘石、牛八百餘隻、旗幟刀矛不可勝計。惟銀錢等項，林爽文向係勒派各莊，隨時攢湊，是以並無存積。現將城堡平燬，房屋焚燒，鎗礮器械交彰化縣運往鹿仔港封貯；並將稻穀散給義民，作爲口糧；牛隻及零星衣物分賞官兵屯練。再，二十二日，賊匪七、八千攻圍大肚溪營盤，守備丁士偉及新投熟番奮力抵禦；舒亮親率兵丁義民前往接應，並令參領札拉芬、七十九等埋伏後路。舒亮親帶官兵與賊接仗，鎗箭斃賊甚多，賊匪等登時敗竄，退上

大肚山。追至半山，復有賊衆數千抄截後路；札拉芬等分投攻擊，共殺死賊匪四百餘名，擒拏活賊十二名；卽行正法。並據徐鼎士、徐夢麟稟稱：『分派官兵義民分作三路與護參將敏祿、護遊擊潘國材進剿猪高莊。賊匪數千迎拒，潘國材官兵三面被圍。經敏祿帶兵策應，朱龍章等奮勇擊賊，立時潰散。官兵焚燬賊莊七處，殺賊數百名』等語。茲於二十五日，舒亮及徐鼎士、徐夢麟由烏日莊、猪高莊兩路，至大里杙軍營會合。又查逆匪滋事以來，所過村莊無不被其擾害。而愚民無知，被賊人威脅附和順從者，在在皆是。如大里杙、牛欄山、菴古坑、大埔林、中林、南投、斗六門、鹿仔溪、烏日莊、田中央、猪高莊等處，爲賊首、賊目巢穴，屯聚日久，官兵從未進攻，是以相率附從。每遇攻掠地方，糾合動至數萬；約計諸羅、彰化兩縣，烏合賊衆不下數十萬人。荷蒙恩旨，凡脅從之人自行投出者，無論從賊與否，一概免其追究。自諸羅解圍後，附近村莊投出者，紛紛不絕。惟近山一帶道路未通，尙不能家喻户晓。及大軍進搗賊巢，屢次克捷，居民等震懾兵威，不敢仍前抗拒。其藉隸漳州之人，自與賊首同鄉，尙深疑懼，男婦老幼逃入山中藏匿者，共有數萬戶。此項人數甚衆，誅之不可勝誅，若一嚴行查辦，恐堅其從逆之心，又益賊人黨羽。且臺灣械鬪成風，人情剽悍，聚衆一處，必致更滋事端，急應妥爲安撫，以定民心。現在，臣嚴密查察，訊明村莊戶口，逐名散給手票，斷不虞賊中頭目混入其中，稍有疎漏。數日內將難民全行招出，遣散歸農，內山賊勢愈孤，

不能復行煽動。至內山生番素不與外社相通，惟番社通事間往交易。林爽文滋事之初，即預爲逃竄地步，勾結生番往來稔熟，官兵進逼賊巢，一經敗竄，即入內山。臣已選派官兵，於進山隘口分投搜捕，並諭知屋鱉等十八社生番，協同堵截。其水沙連至大里杙山後一帶生番，從未歸化，林爽文必在該處潛藏，冀延殘喘。當此大兵屢捷之後，非不可直入番界，懾以兵威；但內山路徑崎嶇，林深箐密，向來人跡不到，軍行糧運跋涉維艱，與山外地方可以長驅深入者，情形實有不同。臣前日自元長莊進兵直至大里杙，晝夜趨行，沿途打仗，原因賊勢猖獗已久，利在速平。萬一延至春初，臺灣天氣炎熱，雨水連綿，辦理彌形棘手；是以乘新兵銳氣，奮勇直前。今賊巢已傾，惟首惡遁往番社，若不探明賊踪所至，仍前冒險輕進，恐構釁生番，海捕終難弋獲，欲速反遲，於事殊多未便。臣現已尋覓熟諳番情通事，前往剴切曉諭各社。該生番雖係化外之人，諭以利害，購以重賞，即可供我驅遣。如此四面布置，官兵番社協力搜拏，林爽文所往皆窮，斷不能遠颺漏網。至南路賊匪雖未全行解散，但賊巢業已掃平，自不能仍前肆擾。臣已屢次知會常青，令其相機剿撫，擒拏莊大田；如兵力不敷，仍應倍加慎重。一俟首逆就擒，臣即帶兵速驅南路。至撫恤難民事宜，臣已咨調內地官員前來臺灣幫辦。茲各莊投出者紛紛不絕，而內山逃竄難民爲數更多，務於撫恤之中，密寓稽查奸匪之意；較之尋常撫恤，尤應倍加周妥。其餘無業游民，又可於建城垣時，以工代賑，藉資口食。是撫恤

難民、估計城工，實爲此時要務；亟須預行籌畫。其清查叛產、搜拏賊犯家屬等事，頭緒繁多，亦關緊要。臬司李永祺人雖穩妥，一人實難兼顧。臺灣民情刁悍，當甫經平定之後，亦非一臬司及道、府等所能彈壓，必須辦事精細大員，方可董率料理。撫臣徐嗣曾與臣會晤時，曾言臺灣軍務未竣，不敢安坐省城，情願赴軍營効力，稍贖罪戾。觀其情詞甚爲懇切。現在省城並無要務，湖南官兵計期已可過省，將來撤兵各項事宜，有李侍堯駐劄廈門泉州等處，足資經理，亦毋庸徐嗣曾在彼幫辦。應請令徐嗣曾速渡臺灣辦理各項事宜，悉心籌酌，可期妥協。惟查海洋風信靡常，難計時日，若俟奏摺廻後再行移會，未免稍遲；臣已於拜摺後，咨明該撫卽行起程，由蚶江徑渡鹿仔港。所有巡撫印務，卽交藩司伍拉納暫行兼護。再，臺灣逆匪滋事以來，地方官奮勉趨事，義民等踴躍急公，自應擇其尤爲出力者，酌加獎勵。臣到軍營後，留心察看，查有同知徐夢麟原在淡水一帶，同副將徐鼎士堵禦賊匪；徐鼎士本屬中材，從前夾攻賊巢之策，卽係該丞籌畫；此次攻克猪高莊等處，該丞率領義民協同官兵打仗，尤爲勇往；且能熟悉番情，派令曉諭岸裏、屋眷等社生、熟番衆，搜捕逸匪，辦理均能妥協。又知縣黃嘉訓於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運糧至臺灣，拏獲僞官劉志寶。旋因另案降調，經常青奏留署理諸羅縣知縣。該員現在護理理番同知印務，隨同普吉保督率兵民收復笨港；嗣經臣檄委搜捕西螺餘匪，及隨往元長剿賊，實爲勤幹能事。臣已令徐夢麟戴用花翎，以示鼓勵；且使番人

瞻視，呼應更靈。其黃嘉訓一員，核其勞績，本應一體賞給；但究係降調人員，未免過優。仰懇先行賞與同知職銜，如果能始終奮勉，再行請旨。至義民守備職銜武舉黃奠邦捐貲招集義民，固守諸羅；千總職銜林湊率領義民在鹿仔港實力堵禦賊匪，此次大兵進剿，該義民首等偵探賊情，打仗殺賊，實屬奮勇可嘉。臣均已賞給藍翎，面加獎諭。其餘各處義民首等，有捐貲辦公、保莊拒賊及奉委招集義民者，容俟逐一查明，另行分別具奏。又林爽文逃逸入山，經臣等分派官兵搜捕，並面諭屋鱉等社生番在內山分投堵截；令於搜過之處，在山頂舉放烟火爲號。連日見大里杙東北及東面山上烟焰甚多。初一日，有獅子沙里心生番社長劉阿里帶領生番頭人、社番三十六名來營稟稱，業已帶領番衆在山內遍搜，並無賊匪踪跡。該生番等踴躍急公，甚爲恭順，臣已面加曉諭，賞以銀牌、烟、布等物，仍令入山搜捕。頃復探聞近山阿罩霧、平林仔地方，現有多人聚集。卽行派兵前往，查係被賊裹去難民；而平林仔祇存空莊，並無民人居住。當將難民等招出歸莊。並搜出零星逸賊一百二十三名，嚴審實非賊目，亦不知林爽文去向；訊明後，俱已卽行正法。查彰化、諸羅兩縣地方，東倚大山；內一層重巒疊嶂，皆係生番居住；外一層與生番隘口地勢交錯，多有民人墾種埔地。如大坪頂、集集埔、平林仔、鯤魚頭、八仙頂等處，村落相望，道路甚屬叢雜。該處地近內山，藏奸最易；又有逃往難民數萬餘戶。林爽文雖勢窮力竭，遁跡遠颺，未必復思煽聚。惟有一面加意招徠，散其黨

羽；一面曉諭賊中頭目，令其自行擒獻，贖罪立功。查有賊目杜敷、陳泮二人與生番最熟，見官兵勢盛，俱有自行投出之信。臣已遣素與杜敷、陳泮等相識之人，前往剴切曉諭，貸其一死；如果能將林爽文及家屬等全行縛獻，再加優賞。諒此烏合匪徒，原無恩信，見利相圖，勢所必至。惟林爽文逃入番社，尙無實在下落。連日以來，招撫難民又不下二萬餘人，擇其明白誠實者，隔別訊問。或云林爽文由火焰山直入番社，或云集埔、大坪頂等處有賊人據險潛聚。傳聞均各不同。一俟訪得確音，如林爽文復由番社潛赴大坪頂等處，臣等卽行帶兵前往跟蹤追捕。現在貴州官兵陸續到營者，已有一千四百餘名，其餘不日亦可到全。湖南官兵尙無到鹿仔港之信，自因風信不順，未得放洋。此時賊勢雖衰，而山內賊匪尙未搜剿淨盡，南路遺孽亦須兵力掃除，未便將楚省兵丁遽行停止。若日內林爽文、莊大田全行就獲，鳳山一帶俱已肅清，再行飛咨李侍堯停其配渡，以省煩擾。至閩、粵二省續行備調兵丁，臣已咨明李侍堯、孫士毅毋庸挑備；並令傳知各營，以定人心。再，前獲賊目蔣挺、劉懷清、林茂三名，因劉懷清患病頗重、蔣挺箭傷未愈，未卽起解。今又搜獲賊目何從龍一犯，訊係經管賊人硝賬，不肯認供受過僞職，亦應解京審辦。臣已將蔣挺、劉懷清、林茂、何從龍四犯，一併交侍衛額爾登保，帶同廣西綠營官弁並兵丁二十名，今於本月初四日押解起程。一面飛咨李侍堯及沿途督撫選員弁兵丁小心解送。並面諭額爾登保，如劉懷清病勢加重不能到京，卽於途

中正法，不使倖逃顯戮。又，諸羅、淡水等處，民情漸已寧謐；被脅之吳天等俱赴梁朝桂軍營投到，情願招撫村民贖罪。連日以來，鹿仔草拏獲賊匪涂同等四名；諸羅拏獲賊匪林鑾等八名；淡水拏獲賊匪劉雙慶等四名。臣已飭行梁朝桂，訊明吳天等實係被脅良民，免其追究，飭諭歸莊。仍行分遣委員設法招徠安輯。其各處搜獲賊匪，除審係賊目卽解赴軍營嚴訊外，餘犯俱在各該處卽行正法。又，義民首廩生王維清情願赴鳳山地方，招出被脅村民，保莊拒賊。生員劉宗榮熟諳中路番情，遣令曉諭生番堵截逸匪。旋經義民李光藝帶同來營，臣面加詢問，大武壠山後，卽係內攸八社生番，俱與劉宗榮稔熟，派往曉諭，自可得力。查莊大田在南路一帶滋擾，與林爽文狼狽爲奸，互相響應。頃接常青札會，亦稱府城附近賊匪雖多，而民間聞北路官兵屢次得勝，人心較前甚爲安定。是現在南路賊勢已孤，而莊大田所住之大武壠地方，逼近內山，不可不預防竄逸。臣已遣王維清前往鳳山，曉諭村民；並令劉宗榮卽赴內攸番社，堵截莊大田入山之路，不使遠颺漏網。再，知府楊廷理原帶義民在三坎店駐劄，茲於道通後前來軍營。查府城防守事宜，現有道員永福等在彼，足資料理，臣已令該府隨營辦理糧餉、撫恤事宜。又賊目陶烏帶領賊匪五百餘人投出，泣請出力贖罪，應免其追究。若果能立功自効，再當照莊錫舍之例，酌加獎賞，以廣招徠。

開目，當方奉旨：前報守備紅保會隨同調補丁朝標前赴東港剿捕。其時廣東莊橋民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丁卯），上諭內閣曰：上年臺灣辦理軍務，漳、泉等府屬應付浙、閩滿漢官兵及四川、湖南、貴州各兵，兼之糧餉、軍裝、鉛藥等項絡繹過境，差務甚繁，資用民力之處最多。茲屆春祺普錫之時，大功即日告竣，自宜特沛殊恩，以示優卹。所有泉州府之晉江、惠安、同安，漳州府之龍溪、漳浦、海澄、詔安等八縣，本年應徵錢糧，着加恩蠲免十分之三。其浦城、崇安、建陽、建安、甌寧、南平、古田、閩縣、侯官、福清、莆田、仙游等十二縣應徵錢糧，着蠲免十分之二。至福鼎、霞浦、福安、寧德、羅源、連江、光澤等七縣，所有應徵錢糧，着緩至五十四年麥熟後徵收。俾小民均沾渥澤，以副朕惠愛黎元有加無已之至意。

上又諭內閣曰：現在臺灣府、廳、縣廳行改編城組；總成於工程專務，素為熟識，著即勦輯速赴臺灣，會同徐爾曾署該處撫辦城工，悉心估勘。

同日，張士毅奏言：十二月二十二日船戶進口傳稱，福建安帶兵搜山，分派將弁各路齊進，已於十二月初十日前，將首逆林爽擒獲。且稱十月間，賊匪數萬，日夜環攻諸縣。元戎莊等處營寨，見賊勢利害，不敢帶兵前進。奉將軍福康安痛創賊匪，殺獲諸
眾，追獲百餘級卒更往，齊集而泣；將軍也在馬上墮獄，各等語。與臣前此所聞無異，

初九日（壬申），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前聞林爽文家屬潛匿水裏番社，卽

遣義民首職員楊振文、舉人曾大源曉諭杜敷，令其擒獻。茲於初十日復遣帶領義民之教諭郭廷筠，帶同投出賊目黃寬、黃翰、陳講前往設法擒拏。十二日，據杜敷令其弟杜朗同黃寬等來營稟稱，杜敷曉諭生番：將林爽文家屬拘留，恐其畏罪自戕，不便遽行擒縛；定於十三日誘令出山逃命，官兵即可拏獲等語。臣查水裏番社至大營七十餘里，山徑甚屬叢雜，林爽文現在潛匿內山，若聞知家屬被拏，竟在中途邀奪，杜敷等人數無多，恐難抵禦。卽派令副將張芝元、參將吳宗茂、遊擊王宣、守備鄭元楷、馬大雄帶領漢土兵丁一千名，直往番社；一面曉諭生番，毋庸驚懼。十三日黎明，張芝元等進入內山約二三十里，遇見杜敷帶同生番百餘人，將林爽文之父林勸、母林曾氏、弟林壘、妻林黃氏在途中圍守；官兵到後，卽行按名拏獲。恐賊黨仇恨杜敷，害其家屬，仍令帶領生番入山，自行護衛；並令探訪林爽文潛逃踪跡。臣等卽將林勸等隔別嚴訊，跟究林爽文下落。據林勸供：『二十四日夜間，林爽文自大里杙潛逃，從火焰山後番社行走，他就往集集埔，把我們留在水裏社居住。這十餘日總未見他，不知逃往那裏去了』等語。質之林黃氏、林壘，供亦相符。而林曾氏尤屬狡悍，不肯吐實。因係應行解京要犯，不便刑訊，設法開導，方能錄取實供。又拏獲僞軍師僧悟天訊問，復供稱林爽文大約逃在柵欄山後一帶地方藏匿。供詞亦屬游移，未可憑信。適有賊目阮和、陳泮、歐旅等帶

同眷屬，自行投出。該賊目等均係有名頭目，既已悔罪歸誠，即可令其立功自効。臣隨面加開導，留其家屬在營，發給執照，仍令扮作賊黨入山躡探。一俟得有確信，即行帶兵前往。現在賊首東西奔竄，黨羽離心，賊目人等皆思自行投出，逃匿者亦多被官兵擊獲。並據撫輯村莊各員稟報，被脅民人歸莊者，已有數萬。看來，賊勢窮蹙已甚，不過恃其地勢險僻，勾結生番，得以苟延殘喘；祇須嚴防隘口，杜其出山之路，一面招致生番協同堵截。縱使弋獲稍遲數日，亦不致漏網稽誅。再，職員楊振文、舉人曾大源，世居彰化；去年賊匪滋擾時，屢遭賊黨招致，該職員等深知大義，不肯從賊，棄家避至泉州。臣在大擔門候風時，詢訪熟識臺灣情形之人，即將該職員等帶赴鹿仔港，招募義民隨軍進剿。此次購線杜敷擒獲賊眷，不辭艱險前往番社曉諭，尤爲出力。而曾大源又曾經邁檄帶領義民，隨同舒亮在大肚溪等處打仗，均屬奮勉可嘉。楊振文係捐納四品職銜；加銜未免過優，現已賞戴花翎，以示鼓勵。曾大源係文舉人出身，年齒尙輕，予以知縣實缺，恐其不諳民社；觀其人尙明白，文理亦優，臺灣風俗以得授京職爲榮，可否將該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至杜敷招致生番拘拏賊眷，亦屬出力，已賞給千總職銜。所有出力辦事及生番人等，俱已查明從優獎賞。其林爽文家眷同陸續拏獲賊目蕭悟天、賴應、劉天錫、林良、林順、林祖、胡真、沈定、劉德等，現在研取確供，另行選派委員解京辦理。再查臺灣地方本無土著，以全郡而論，漳、泉、廣東三處民人居其大半；

而福州、汀州、興化等府民人寄籍者亦多。除郡城、縣城及港口、鎮、集各處，俱爲五方雜處之區。其餘村莊，原係自分籍貫，各爲一莊居住。惟因閩莊、粵莊，彼此交錯，田業毗連，遂有搆釁相爭之事。如能將漳、泉、廣東村莊酌爲遷徙，各分界址，使其相離較遠，固可以稍杜爭端；但南北兩路地方寬廣，處處清釐，廬舍田產皆須互相易換；房間之多寡，田畝之腴瘠，既難適得其平，而派往查辦各員又不能不假手胥吏辦理，稍有未妥，轉恐紛爭滋事。若令義民仍守世業，查明與賊匪同莊之人，卽行遷徙，又屬難於區別。蓋臺灣鬪狠成風，又因賊匪蔓延日久，愚民畏其兇橫，心懷兩端。雖漳民中未嘗無向義之人，而泉州、廣東各莊附賊者，亦復不少。除山猪毛、蕭壠、學稼等處，始終通莊拒賊外，其餘一莊之中，或充義民，或爲賊黨，甚至有父兄現係義民，子弟復去而從賊；奸良相雜，實屬不齊。卽如諸羅受困時，賊匪內間有潛賣糧食接濟城中之人，而義民被賊裏去者，又復中道從賊。此等情形，可爲明證。現在被脅投出之人，俱已幸獲重生，歸莊安業。倘於民心甫定之後，復行紛紛查辦，概令離析，勢有所難。詳察情形，漳、泉、廣東民人，各分氣類，固屬風俗不純；而閩粵各莊，彼此隣近，卽偶有爲匪之事，不能合成一氣，轉可互相舉首。且民風之淳薄，原無一定，全視吏治爲轉移。從前地方官撫輯不得其宜，惟知貪圖安逸，諸事廢弛；甚或遇有械鬪重案，意爲出入，從中取利，奸民等全無儆懼，日久遂釀成大案。將來，賊匪蕩平之後，若府、縣皆得

其人，痛改積習，於民間結會聚鬪之事，有犯必懲，秉公辦理、嚴加約束，自不致別滋事端。再舊例，內地民人至臺灣，不准攜帶眷屬，止許隻身居住耕種。今內地攜眷出口者，未聞稽查禁止。因何開此例禁，自有舊案可稽，已飭該道、府確切查明，另行覆奏。臣查海洋重地，禁止搬眷居住，使民人顧戀室家，不敢恣意爲非，舊例原屬妥善。但臣經過各處村莊，民人等俱有眷屬，而查點投出難民，婦女幼孩尤多。該民人等居住臺灣，已歷數世，勢不能令其仍回內地。若僅申明往例，止許隻身出口，民人等一到臺灣，仍可置立家室；例禁雖嚴，亦屬有名無實。至臺灣地方寬廣，奸宄易滋。臣所到諸羅、彰化兩縣，地界已極遼闊；即如現在進兵劄營之地，不但從前剿賊官兵不能搜捕至此，卽地方官亦未嘗親身經歷。居民等恃其險遠，恣爲不軌，遂致無所顧忌。自應酌添丞倅將弁，以資彈壓。臣原擬於事定後，將全郡地方，自鳳山至淡水，逐處詳加查看；將如何建立城池、營汛，添設官弁兵丁之處，歸入善後事宜妥議，以期一勞永逸，綏靖海疆。斷不敢因念切瞻依，稍存草率了事之見。至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等，自應於事竣後，先令起程。但臺灣地方廣闊，民情反側難安，必須威望素著大臣帶領巴圖魯等分投巡察，方足以資彈壓。應俟民情大定，將善後事宜酌籌妥協，交與鄂輝、徐嗣曾從容妥辦，臣再同海蘭察等起程回京。所有貴州、廣東、廣西屯練兵丁，最爲勇壯出力，自當酌留數千，以爲鎮撫之用。第向來軍營撤兵先後，總以道路遠近爲準，今將川、黔遠省及

隣省兵丁酌留，竊恐閩省各兵未免稍存形迹。事竣時，酌量情形，如無需多兵鎮撫，卽令廣東、廣西兵丁，一併撤回。並通行曉諭各營，閩、粵官兵隨征一載，久著勤勞，與川、黔各兵甫到臺灣者不同，自應先行撤回，以示體卹。如此明白宣諭，歸伍者咸知感悅。而所留皆係勇健兵丁，臣得藉資指臂，不致虛糜廩給，實於公務有裨。再，十二月初一、初六等日，賊匪攻擾蔬豆、茅港尾等處，經遊擊黃象新擊退，殺死賊目徐英，打傷賊目陳聘，殺賊二百七十餘名。初九、十二、十三等日，梁朝桂帶兵巡哨至蔬豆莊等處遇賊，均經官兵殺退。十四日，復有賊匪四千餘人，分擾蔬豆、茅港尾，官兵奮勇剿殺，鎗礮打死賊匪甚多，奪獲鉛藥器械無算。又烏什哈達探聞大武壠賊匪千餘人在大客莊地方搭寮居住，隨於初五日進剿。鄭國卿遣都司吳壯圖領兵接應過河，直冲賊隊，賊卽沿山敗走，官兵追過山梁十餘里，焚燒草寮二百餘間，殺賊三十餘名，割取耳記二十八件。十一日，復帶兵前往，分路進剿，見賊匪在山內分隊排列，施放鎗礮；官兵奮勇進攻，殺死賊匪百餘名，割取耳記三十三件，奪獲刀矛十七件。查蔬豆莊、大武壠等處，均係通往郡城要路；南路賊匪當賊勢潰敗之餘，尙敢聚衆滋擾，實堪痛恨。然不過烏合匪衆，時出時沒，亦不致復行梗阻道路。除檄行梁朝桂、烏什哈達分投堵剿，一俟拏獲首逆，大兵南下，無難盡數殲除。至鹿仔草一帶村莊，節據鄭國卿稟報，投出難民俱已歸莊，修蓋房屋，整理田園，民情極爲寧謐。又查臺灣各處義民，多係紳衿舖戶

等招集，亦有由地方官衙門招募充當者。每日口糧，或係義民首捐資備辦，或係官爲給發，各有不同。自逆匪滋事以來，府城、諸羅、鹿仔港等處，久被攻擾，得以固守無虞，實藉該義民之力。臣到軍營時，卽行普加賞賚，並將義民首黃奠邦、林湊奏明賞戴藍翎。其山豬毛義民首舉人曾中立，最爲奮勉出力，前已寄諭獎勵，並令帶領粵民相機堵剿，俟大軍至南路時，再行從優獎賞。此外，隨同官兵打仗及倡義急公捐助軍需之義民等，如何分別獎賞之處，俟逐一查明，另摺具奏。其有通莊拒賊始終不懈者，請照効忠里、懷忠里之例，官給匾額，以示勸勵。再，此項義民，從前因賊勢鴉張，不得不多爲招集，多增一千鄉勇，卽減去一千賊夥。是以人數衆多，不能逐一揀擇；用以防守地方，尙屬奮勉；而打仗進攻，究因未經訓練，若無官軍帶領，亦不能十分得力。臣自進兵以來，留心察看，惟內地帶來義民奮勇可恃；其次則黃奠邦、林湊、張源勦、鄭天球名下義民，尙能打仗殺賊；此外義民，僅可稍助官軍聲勢，不能獨當一隊。現在北路賊匪將次蕩平，無須多人防守；所有諸羅、鹿仔港、元長莊等處官給口糧義民，臣已大加裁減，以省煩費。並諭知各義民等散遣歸農之後，器械均無所用，卽令其逐件繳銷，量爲給賞。所有繳出器械，發交地方官改鑄農器，查明失業貧民散給，蔗農得資耕種，而民間亦不致私藏軍械，似屬一舉兩得。將來剿平南路，亦卽一體辦理。奏入。

奏到之摺，係十二月十三日拜發，而陳序並未將林興文擒獲獻出。是陳序自請勅限之語，不過信口謾供，並不能立功自贍，即應將該賊目緊解來京究辦。此等賊人頭目，官軍首獲敗奔竄之時，惟知偷生逃死，保全報命，豈能顧其家屬。即如林興文之父母妻弟俱經擊獲，而林興文仍復潛匿不出，可見此等逆匪性同禽獸，豈尚有所繫戀，自行投到，希冀保其父母家屬身命之理。是陳序雖將其家屬留營為質，亦不過故為掩飾，自擴逃竄之計。福康安豈可深信，即聽其入山遁匿，置之不問？設使陳序逃入內山匿匿林興文，轉脣復為奸，告以軍營實情，同行逃竄，則既不能擒擊逆首，適以助其羽翼，豈不大錯。況領兵不前，曠日持久，則生番等見官兵聲勢伎倆，不遇如此，又何所畏懼；轉恐爲其所輕，豈肯將言泄林興文即時擒捉獻出乎？但福康安不可因事有他諭，心懷畏懼，轉致中無把據。福康安係朕設朕心腹之臣，今膺此重寄，本應一力擔當，確有定見，方爲不負任。若既不能辦理妥速，而因有申諭之旨，更致遲延游移，則其不是更大。至蒙大紀貪劣各款，並非無據，福康安等勘查得實，即應列款嚴參，不必因此時尚在用兵，稍存容隱。現在制誥專務諱向未就，豈解一榮大紀即處其去而從誠乎！福康安等恒應據實參奏。朕即不肯沒其守城微勞，亦自另有所獎也。

十一日（甲戌），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大里杙一帶，現已搜捕淨盡，惟招出難民甚多，應酌留官兵撫輯彈壓。平林仔地方，係內山要隘，亦應派官兵義民等堵擊

逸匪。臣等卽於初四日，自平林仔發兵，沿山行走，深知林爽文帶同賊夥往來水沙連內之集集埔、水裏社等處。而集集埔爲入山要路，林爽文預爲退守地步，於該處臨溪設卡，據險死守。初五日，臣等帶兵前往察看；該處山勢，南北斜對，兩山之中，橫繞大溪一道，卽係虎尾、東螺兩溪上游，地名濁水溪。賊人阻溪自固，在陡磡上壘砌石牆，橫塞道路；並於北山草嶺安設賊卡，防守極爲嚴密。隨派令普爾普、許世亨、穆克登阿、普吉保、謝廷選、札爾杭阿、張占魁由山路進攻；臣福康安、海蘭察、恒瑞、鄂輝帶領巴圖魯侍衛等，分路進至溪邊。溪流深急，賊壘砌築甚長，賊匪見官兵將至，擊鼓聲喊，約有萬餘人於牆內連放鎗礮。我兵排鎗前進，兼用大礮轟擊，已斃多賊，而賊匪恃險抵禦，不肯卽時潰竄。海蘭察、恒瑞率領巴圖魯侍衛等，乘馬浮過深溪；臣福康安、鄂輝催兵一同前進。廣東、廣西、貴州屯練官兵，無不人人奮勇，泅水徑渡；巴圖魯侍衛等鎗箭齊發，斃賊甚多。官兵屯練攀援而上，推倒賊壘，擁入趕殺十餘里，將集集埔內賊營全行剿洗，並將浩淮角地方草寮一千餘間焚燬。共計生獲賊一百餘名，殺賊二千餘名。逃竄賊匪滾跌下山及趕入溪中淹斃者，不可勝計；河灘、山下，賊屍遍地縱橫。直追至生番隘口，始行停止。普吉保、普爾普、許世亨、穆克登阿等，亦攻克草嶺賊卡，由山路前來會合。訊據擒拏活賊供稱：『賊匪懼官兵趕殺，四散奔逃。聞林爽文說「此一仗若再不支，就逃到內山去了」。並未說有一定地方。賊首家眷已搬入水裏番社。

居住』等語。查集集埔一帶，大山重疊，竹樹茂密，路徑甚多，處處可以奔竄，勢難進山海捕。今賊首當屢敗之後，並未由山外僻徑潛赴南路，卽行逃入番界，竟係賊匪等罪惡貲盈，自尋絕地，坐待官兵擒獲。若惟事尾追，恐其聞風驚逸，或竟畏罪自戕，轉不能生擒解送。臣等已探明各處路徑，令普爾普駐劄科仔坑、普吉保駐劄科仔坑口、琢靈阿駐劄林圮埔、葉有光駐劄藤湖口、謝廷選、李自昌、陳大恩駐劄流藤坪、舒亮駐劄歸仔頭、格繡額駐劄清水溝，各帶兵丁分頭防守。臣等在於東埔納、大半天等處近山要路，分割營盤，嚴密堵截。至東南一面，均係生番地界，不能派兵前往，已設法傳出水沙連頭社生番頭目十餘人，面加獎賞，反覆開導，卽令傳知各社不得容留匪犯。生番等甚爲踴躍，願率領番界一體搜拏。又探知諸羅縣東河里山內有小路可通南路，已派參將張萬奎帶領官兵義民一千名，在彼防守。如此處處布置，堵其去路，賊首等似無從出山竄逸。再，此次在集集埔等處奪獲大、小礮二十六位，鳥鎗一百九十七桿，刀矛九百四十五件。又據遊擊葉有光起獲火藥六桶，都司田智起獲子礮二個、鉛子四萬八千顆。已將鎗礮運赴鹿仔港，同前次所獲鎗礮交李化龍妥爲收貯。其鉛子、火藥等項，分給官兵配用。所有擒拏活賊，卽於軍前正法；審出緊要賊目，酌留數人另行解京。再，賊目吳匣、吳添、陳溝、黃寬、黃翰等，陸續投赴軍營，情詞尙爲真切。臣逐一留心察看，多係愚魯村民，擇其稍有才幹者，派令擒拏賊黨；其餘，卽行散遣歸莊，免究前罪。伏思此

等投歸賊目，本非良善；但既已出示招撫，不得不寬其一線，交地方官存記姓名，密加防範。若再行按名查辦，恐不足取信，愚民轉致自相疑懼。且現在軍威大振，民人擒獻賊匪者，紛紛不絕。卽漳人素有黨護同鄉惡習，近亦不敢容留匪犯，自行舉首。雖臺灣狡詐成風，未可深信，然經此番大加懲創之後，民情震懾，斷不致別滋事端。又臺灣瀕海地方，除鹿耳門、鹽水港、鹿仔港、淡水港等處海口，其餘支河汊港甚多，小船皆可偷渡。臣諄切飭知駐守海口之鎮將大員，嚴密稽察，凡係可以通海之處，皆添撥弁兵防守。茲據總兵李化龍稟稱，都司陳邦光、千總楊連陞在鹿仔港附近之番仔挖海口，拏獲謝湖舡一隻，並無執照，內載偷渡民人康節等男婦一十九名口。內有孫兩一名，頭上有傷痕四處；陳昌、李福二名，頭上皆有傷痕；謝牛一名，供認曾經從賊等語。又據總兵陸廷柱稟稱，汛弁在鹿耳門外，拏獲李淡無執照船一隻，共載民人張桃等男婦二百四十四名口。訊係自內地偷渡臺灣，欲到北路五條港入口，遇風飄到鹿耳門等語。伏查船隻攬載無執照客民，本干例禁，況現在搜剿逆匪，餘黨潰逃，尤應嚴行究辦。番仔挖拏獲船隻，載有賊夥，已飭委李永祺馳往鹿仔港會同李化龍嚴行究辦。其鹿耳門所獲船隻，私載民人至二百四十餘名之多，或竟係賊人夥黨出口潛逃，假稱來自內地，亦未可定，所供殊不足信。臣已咨行常青就近親提各犯，嚴行訊究，從重定擬。至恒瑞自到鹽水港以來，僅知後路堪虞，零星打仗，不能痛剿賊衆，直達諸羅，其咎實無可逭。但詢之烏

什哈達等，僉稱恒瑞在鹽水港時，常與賊匪打仗，俱係親身帶兵前往，每日招撫村莊、巡查營卡，並未在營坐守。及臣等自諸羅進兵，恒瑞屢在前敵打仗殺賊，頗屬奮勉，海蘭察等皆所親見。看來，恒瑞素未歷練軍務，遇事不能堅決，思慮過多，遂至茫無定見。而於帶兵打仗之處，尙非心存怯懦，畏賊不前。臣固不能徇私袒庇，亦不敢避親誼之嫌，不行據實陳奏，轉蹈欺飾。可否將恒瑞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事竣後再行回京？再查成都將軍一缺，專管土司及新疆屯田各事，必須熟諳人員方資經理。福州雖係海疆，而臺灣平定之後，事務較簡，自不如成都之缺更關緊要。鄂輝久在川省，練達老成，臣素知其撫輯得宜，最爲番人信服；今令鄂輝調補福州，似難收駕輕就熟之効；可否將鄂輝仍留成都將軍之任？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常青、鄂輝、李侍堯曰：福康安奏到之摺，係初七日拜發，在前日奏到十三日所發奏摺之前。該處賊匪阻溪自固，壘砌石牆，安設賊卡、聚至萬人，非一朝一夕所能爲。福康安等於攻破大里杙賊巢後，若卽統領大兵乘勝追殺，則賊匪紛紛逃竄，救死不暇，豈尙能收合夥黨聚集萬人，從容壘砌石牆，設卡拒守？即使攻破大里杙後，或有堵擊餘匪、撫輯彈壓事宜，亦祇應於將領中酌留數人帶領弁兵在彼，儘足以資料理；福康安卽當親統大兵，乘勝深入搜捕賊匪。卽或逆首逸入內山，生番等囂於軍威，亦必及時擒獻。乃官兵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賊巢，直至十二月

初四日始由平林仔發兵前進，計期已閱十日。使賊匪得以乘暇收合餘黨，於集集埔預爲佈置，臨溪設卡，壘堵塞路，據險死守。幸而衆兵奮勇出力，攀援直上，將集集埔內賊營全行剿洗。而首逆林爽文又經乘間逃竄。此皆福康安等辦理遲緩，與賊以暇。若早至生番隘口，則並可不需此戰，或竟將林爽文卽時擒獲。乃失此機會，實屬可惜。至從賊匪徒雖經遵示投出，現在自不得不從寬貸其一死；但究非良善之人，將來總未便仍留該處。應於辦理善後事宜時，酌量分別遷徙他省內地安插，方爲妥善。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地土膏腴，素稱沃壤，向來內地民人，或私渡謀食，亦所不免。但現在臺灣逆匪滋事，該處民人遭其擾累，生計維艱，尙或因無地可耕，紛紛遷避。若內地民人前赴該處，則不惟口食無資，且恐身罹殘害。是此時斷不應有偷渡臺灣之事。自必係鹿仔港等處沿海賊匪夥黨，現經官兵剿捕，勢已窮蹙，思欲偷生逃死；或將入內地潛匿，或將由海道遠颺，因詭稱內地民人私載船隻，以爲免脫之計，不可不嚴行究辦。福康安現在該處搜捕逆首，所有偷渡各犯，務須嚴行訊鞫，根究得實，從重定擬。仍一面分派弁兵在鹿仔港、鹿耳門沿海各口岸，嚴密稽查，毋使賊匪夥黨私自竄逸。並着李侍堯查明此等私渡船隻，係從何口岸逸出，即將該地方官及防守各員弁，一併查明參奏。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一

正月二十三日（丙戌），李侍堯奏言：上年赴閩途次，卽風聞內地派往臺灣戍兵，多有賣放私同，以致缺額。其在臺者，惟上游延、建等兵留在營中當差，而漳、泉兵則聽其在外營生，開賭窩娼，販賣私鹽，恣爲奸利；鎮將等令其按月繳錢。如該兵獲利甚厚，又須再有饋送。而經年並不操演，迨各兵換班回來，鳥鎗俱已銹澁難用等語。臣隨查臺灣戍兵本有萬餘，何以賊匪猝起，旬日之內連陷三城，是賣放缺額之說，必非無因。遂於到任第三日，卽咨查黃仕簡、柴大紀，令其開造存失各兵，庶可核算在臺實數。常青過臺後，臣又屢以札知，直至四月初四日，准常青將柴大紀所開清單送到。臣查單內府城存兵一項，有戍兵三千七、八百名；而據臺灣道府請兵稟內，稱府城內僅有參將潘韜帶領戍兵五百餘名之語，其數迥異。又飛咨就近轉飭查核，至九月二十四日始據柴大紀飭水師中軍遊擊孫全謀造報。內開：現在戍兵在府城及諸羅等處，實共有七千五、六百名，此外傷亡散失者，委無可查等語。臣以該遊擊所報無着者，竟有二千三、四百名，雖賊擾時不免亡失，亦何至如此之多；且從前亦未據報，顯有情弊，應再行駁查。而是時正值賊勢鴟張，柴大紀在嘉義縣守禦緊急之時，若以此等未經查實之事遽行陳奏，殊覺冒昧；是以，臣未敢具奏。其柴大紀私令兵丁渡回內地貿易之處，臣實未有所聞，

是以並未留心查察。而臣所聞兵丁在外營生、按月繳錢之事，雖留心查察，又未得有實據。至前歲賊匪滋擾一事，臣亦聞賊匪將至府城，柴大紀恆怯不敢出戰，永福、楊廷理催令出兵。楊廷理面加諂讓，激以將『總兵印見付，我當代爲殺賊』；柴大紀始帶兵出城。其時，實有此傳說。及臣再加察訪，則又聞柴大紀在鹽埕橋堵扼，尙爲出力。黃仕簡到臺，令其收復諸羅，卽能殺退賊匪，克復縣城。其守城數月與賊打仗，往來船戶亦俱稱其最爲賊所畏懼。所聞柴大紀恆怯無能之說，又似難盡信。臣與柴大紀素未謀面，伊平日或有骯法侵漁之處，亦係前任督臣失察，臣可毋庸代爲隱諱。且臣於上年二月十七日到任，因有戍兵缺額之風聞，卽於十九日咨查臺地存失兵數，並於三月初八日敬陳軍營情形摺內，曾經奏明。是臣不敢稍存瞻徇之處，並非飾說；實以地隔重洋，凡有風聞，未得確據；臺地各官，與柴大紀同事者，又俱在臺灣；現因軍務繁多，但有自內地派往之員，並無自臺灣回來之員；其因解餉往來者，又非久在臺灣得知詳悉，是以無從訪確。若行查該道府等，又恐稍有漏泄，柴大紀正在帶兵堵禦，或聞之而心生疑懼，轉於軍事無益，是以並未敢札查。及秋冬間，見柴大紀力守孤城，當兩路援兵俱不能進，伊猶固守待援，不肯舍士民而出，臣實心服其爲人，亦不暇更事吹求、留心查訪，以致始終不知其有無劣蹟。此實臣粗疎輕信之咎，懇交部嚴加議處。至德成所指柴大紀平日營私釀禍之處，及此外有無別項劣蹟，究須徹底查辦，容臣再行嚴查密訪，務得實蹟，

列款參劾，庶足以服柴大紀之心。斷不敢稍有徇隱，自取罪戾。奏入。

上諭內閣曰：柴大紀往嘉義縣剿捕賊匪，縣城被賊圍數月，始終保守無虞；是以特沛殊恩，用勳獎賞。嗣據羅康安奏其爲人狡詐，不可深信；朕嘗以柴大紀有守城之功，未便以無據空言加之彈謫。昨德成查勘薄壠同京，據奏，風聞柴大紀自復任臺灣總兵，貪姦營私，廢弛營務，致令兵丁私向內地貿易，聚變、助謀、玩愒該署章程，屢成巨案。朕以德成自添回京，距闈不遠，所屬必非無因；隨降旨令羅康安、李侍堯、環升各行查實具奏。旋據環升奏，風聞柴大紀忍令守兵擅向內地貿易，每月勒索銀錢；又駐守嘉義縣時，係長賊不出，並非實心守城。本日又據李侍堯奏，臺灣戍兵多有賣放私回，以致缺糧。其留營當差之兵，亦聽其在外營生，開肆、寫娟、設賈私鹽；做勇等令其每月繳錢，經年並不換領。經李侍堯密查，始據柴大紀開報：現在戍兵實止共有七千五百名，此外，則以傷亡、徵失無可查核爲辭。觀之不能駁異。又稱，前蒙賊匪圍擾府城時，柴大紀恆怯不敢出戰，經水福等面加諭諭，始帶兵出城等語。用兵之道，當實則嚴明。此次賊匪糾衆滋事，竟由柴大紀平日廢弛貪姦，積漸醞成，豈可以守城微勞，置之不問？況柴大紀先在府城既獲賊不敢出戰，又移駐嘉義縣時，保護無虧全保兵民之力；即所奏種種斷絕各情節，亦多不實。而其貪劣各款，現今責有依據，此而不嚴加查辦，何以肅軍威，而儆官邪？柴大紀若革職參贖，交羅康安逐一嚴審明確，定擬具奏。其馳趣

續役出外，實在陣亡者若干名，查明確數交地方官上署彈擊。其微誠之兵，情亦更重於
微誠之民；擊屢時，尤應從嚴辦理。至屬康安攻克小半天一摺，係十二月十九日拜發，
距今已逾一月。如尚未有擒獲賊首信息，則是生番等狡諷性成，始終不肯將林爽文獻出
。屬康安徒事招賞，再闖無益。昨已有旨令屬康安等將各關口之兵撤回，前赴南路將該
城搜剿淨盡，再移兵向北擒擊逆首。計虜次調派各省駐防綠營官兵，並屯練路器及臺灣
鄉兵，約有六萬；即其中有傷亡損失者，存兵尚不下四、五萬，足敷捕剿之用。即直進
內山，亦何所虞？屬康安擇其精銳，帶往南路隨營剿賊。其鹿仔港、鹽水港、東仔尾各
要隘處所，亦酌派二、三千兵分投駐守。其餘傷、病、殘廢之兵，若徵發該處，既不能
得力，且頗給以口糧，並轉寄人看守，殊屬無益。着屬康安等細加酌量，將此等無用之
兵先行撤回內地，既可以掩去官兵，又可節減餉費。此旨到日，已屬二月中旬，該處氣
候已漸炎熱，官兵在該帶以久駐；屬康安等務須悉心籌定，設法趕辦，毋又致師老力疲
，陷常青等之轍。

二十五日（戊子），李侍堯奏言：據廈防同知劉嘉會稟稱：『有船戶林允瑞，初九日
自後壠開駕，十一日晚抵廈門。據稱於正月初五日在後壠媽祖廟，親見官兵將林爽文押
解裝在木籠，有許多官兵圍擁防護；聞說是內山擎獲』等語。臣查此信既係該船戶目睹
，自必確實。奏入。

，較為緩和。若莊大田及繫要賊犯竄入內山，尚可不再加常青之罪；倘竟由海道說經移
逃，則常青自問言得何罪！亦不必復恩來京見朕。常青援奉此旨，惟當倍加懲治，以期
立功自贖。至林爽文於初五日已押解在途，何以距今尚未獲無康安奏到，想又爲風所用
，不日即當逮至。除俟福康安奏到再明降諭旨外，其林爽文是否係官兵直入內山盜匪，
抑係生器等謠諑譖獻，說福康安體內自必明晰變故。但，現在尚未奏到，無由知悉，並
着福康安查明據實具奏。

朕等謹接。近聞莊大田之於林爽文，正如烈之信賴，非之負貳。林爽文既經搜捕，距莊大田
已如隔歲年。偶發齊寧皆墮海死山，山島熱機，河海鹽爲鹽。望莊大田與窮力敵，不敵而負明
之虎，安寧爲蟲網之魚；莫若向若濟源，擇流深處，則死活脫身，宋免矜憐。乃蒙審察照詳，密
悉半爲濟及，不特以防海之事責之賞賚，而且施了朝廷重典之兵分道嚴搜。於是方舟列炬，四布
灘端，莊大田遂不令爲遠輶之計；無有竄走內山，不曾屬之入內。無何，東身作梗。李興林爽文
等首應撫。豈非聖朝未定，實有計出萬全，而後備熟數千萬外者乎！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前因福康安於攻克大里杙賊巢後，不卽帶兵
搜捕逆首，致林爽文日久未獲；又於覆奏恒瑞一事，瞻徇親戚，曲爲袒護；節經降旨嚴
飭。並諭福康安於剿捕事竣，務將臺灣一切善後事宜，全行辦竣；卽在臺灣多住一、二
年，亦所應得。原因福康安於搜捕逆首旣失之遲緩，又復有心袒護恒瑞，是以令其久住

臺灣示罰。今據季侍堯奏，林爽文已被拏獲，於本月初五日在後壠地方押解進京，此信得之該處船戶目睹，自屬確實。計福康安奏報之摺，日內亦即可奏到。是福康安辦理此事，雖少稽時日，但逆首林爽文業已就獲，大功即日完竣。福康安籌辦一切，尙爲妥協。着於南路賊匪掃除淨盡、拏獲莊大田後，卽將臺灣逆匪滋事根由及釀成此案之文武官員，並官兵散失數目，一一詳悉嚴行查辦。並將善後各事宜，悉心籌畫辦理。如內外山地界；從前設立土牛未爲周密，應重加堪定，務令界限分明，勿使日久得偷越，以致滋生事端。又如改建城垣、添設官兵等事；從前該處舊有城垣，俱係用莿竹等項編插；原以莿竹等物雖不若磚石工程堅固、足資防守，但失之易復之亦易。卽如康熙年間有奸民朱一貴滋事，臺灣全郡被陷，七日之內卽經收復，亦因該處舊無磚石城垣，賊人難以據守，故能尅日奏功。雍正年間吳福生滋亂時，曾奉有「無須改建磚石城垣」諭旨，亦卽易失易復之意。此次逆匪林爽文等起事之初，雖因各縣舊無城垣，得以猝爲佔據；但現在福康安等統兵剿捕，賊人望風奔潰，攻尅賊巢勢如破竹，未始不因該處無城垣之固，故賊人難以守禦。目今剿捕事務不日完竣，但臺灣遠隔重洋，又係五方雜處，游民聚集之地，難保其百年無事，自應深思遠慮，計出萬全。着福康安將改建城垣一事，詳悉籌酌。朕意，臺灣郡城爲根本之地，自應改建磚石城垣，與該處安平鎮向有城垣，互相聯絡，以資捍禦。至嘉義一縣，朕因該處人民隨同官兵竭力守城，錫以新名，用示嘉獎。

該處城垣亦應一律或磚、或石改建，務令堅固。此外，如彰化、鳳山等縣，及現在應行添設官弁駐劄處所，不妨仍用莿桐竹木類栽插。惟聞各該處舊有城圍，多係依傍山麓，未能據扼形勢。現在雖令德成前往勘辦，但德成僅諳工程做法，相度形勢非其所能。着福康安務須詳細履勘，或移建高阜，或因舊基跨山圍築。卽舊城難以移動，亦須擇附近山頂形勝之處，設立磚石卡座，添設弁兵，以資控制。總期佔據要地，勿令有失形勢，使四外得以俯瞰城中，方為妥善。福康安將應辦諸要務立定章程，即可交徐嗣曾等在彼接辦。福康安約於朕萬壽前趕至熱河瞻覲，亦不為遲。至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及應撤各兵，一俟剿賊完竣，即可令其陸續先回，勿須守候也。

二十六日（己丑），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兒曰：現在邊首林興文已經生獲，其餘夥黨尙自鳥飛餘；臺灣剿捕事宜，數日可以完竣。但該處一交三月，氣候即已炎熱，所有各省派調兵丁難於在彼久駐。將來福康安辦理善後事宜，因飢餓留官兵數千，以資彈壓；此外兵丁為數甚多，留於該處亦屬無用，自應陸續撤回，令其各歸本處。着福康安於南北兩路一律肅清，大功告成後，除臺灣應留官兵外，應將索賄炎熱之貴州、湖南二省兵丁內擇其強壯得力者，挑擇數千留該彈壓；其餘，如屯陳兵數不耐熱，及傷殘病廢者，俱應先撤回。未則各省駐防滿兵及浙江、兩廣、福建綠營兵丁，供應次第令其撤回內地，各歸原伍。庶幾征出力兵丁，概不軍久留受熱，以致不習水土染疾疾。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六十

五月十六日(丁丑)

福康安、鄭應、船倫、徐麟曾同奏言：臺灣戍兵向由內地各營分撥換班；但那裏邊，縣地勢廣闊，生聚日繁，照額的備一半即於本底募補，既免往來調換遠涉海洋，而遇有戍兵缺出，隨時即可補取，不致日久積懶；閩里壯丁又得以充糧充伍，於生計大為有益。查成兵就地召募，以目前而論，自應先儘義民挑補。惣領民本屬編氓，因循遷延肆擾，各村莊自為聚集，藉以保衛鄉閭。雖等閒打仗守城亦知奮勇，究因軍紀全宋弛綏，不能十分得力。若選令充伍，教練仍復當時。屆今賦課甫平，汛防均屬緊要；以未經訓練之兵，撥令防禦，務不相宜。且臺灣本無土著，大約漳、泉兩府之人居多；概在本地募補，則凡係廣東及漳、泉民人，自應一併挑補，方足以示平尤。計內地總防兵內，原派歸路漳、泉各營二千餘名；而水師兵丁除閩安數營外，悉係漳、泉之人。今在臺灣招募一半成兵，以閩、專民人均勻挑補，應募滿、泉州四、五千名；其新增兵丁一千二百名相募一半，又應募滿、泉州四、五百名。即將應募漳、泉州路各兵憑行停止，而以就地招募及換防水師兵丁統算，歸歸漳、泉者已及大半，似屬非宜。前奉諭旨，令將漳州兵丁在泉州村莊防守，泉州兵丁在漳州村莊防守，互相稽察。去臺灣民人多係內地僑胞客民，設作冤寔。其中強健者，不安本分，武斷一方，名為

類缺令其頂補。自屬實在情形，原不妨據實奏明，毋庸拘泥前旨辦理。其熟番既可招募，並請將鳳鄉埔等處空餘田地，撥給番民自行耕種，仿照屯田之例，將壯健熟番挑作屯丁，設立屯弁管束之處，自應如此辦理。至臺灣無歸還民，不安本分，武斷一方，名為羅漢脚。此等惡習最為可惡，與四川順噶頭犯無異。現經大加懲創之後，不可不實力查拏，隨時嚴辦，務使奸徒倅跡，盡絕根株，不復有此項名目，方為安善。此事，題康安起程後，交李侍堯等嚴飭該處族，遍及地方文武官弁，認真查察，隨地嚴懲，以期海權永固；毋得日久滋生，致干咎戾。又，查辦諸噶頭一案，該處布經大兵懲創之後，題康安等尙在臺灣，大兵未盡全殲，而不法奸民已敢肆無忌憚，姦贓傷官；將來大兵全殲後，此等奸民更復何所縱長，不可不懲責嚴辦。此事，題康安起程後，亦着交李侍堯等嚴查，隨時懲創，毋得稍有疏緩。

上又諭內閣曰：清兵等，械鋒孔明因道路梗塞不能投出，尙無發貳價餉，但該兵等派出隨征，於遇賊打仗時，即紛紛潰散，不顧主將；衝散後又不即時投出，構在村莊匿藏。雖與曾照從賊者情脚有異，但係發伊犁充當苦差，不足示體。着改發伊犁兵丁為奴，以昭炯戒。

同日，福康安、鄂輝、魁倫、徐嗣曾同奏言：臺灣、澎湖兩處額設水、陸官兵，例由內地各營更調防戍。自逆匪滋事以來，陣亡缺額者甚多，因正在行軍之時，數目未能

清查，均未調撥充補。班滿者亦未撤回。臣等初抵軍營，卽令柴大紀將戍兵數目詳晰查報；維時道路甫通，戍兵分撥各處，未據查開實數。臣等以柴大紀廢弛營伍，或係兵丁本有缺額，一時難以登覆，恐將傷亡遺失數目，任意加增，希圖掩飾。因於撤兵回郡後，傳集各營將弁及帶兵各員詢問，並調齊檔冊文卷逐一上緊檢查。此項換防兵丁，自內地撥來俱係實數，總因臺灣營伍廢弛，兵丁多不差操，以致存營兵少；其時並無短缺。通計各營戍兵，實在陣亡、傷亡、無着、病故、革退等項，及拔補弁目遺缺，共計未補兵丁四千八十五名。其餘現存兵內有班滿應換者，四千四十九名；挑出班雖未滿傷殘病廢者，二百七十二名。所遺各缺，除將派來換班尙未歸伍兵四百四十四名及常青招募新兵內酌挑一百八十七名頂補外，其餘均應挑補。若照例咨調內地營兵，往返重洋，動稽時日，應卽於征兵內挑留補額。該兵丁等器械齊全，以原配器械隨帶巡防，更爲便易。臣等於撤兵時，卽將內地壯健征兵逐一挑選。其李侍堯所募新兵，漢仗均多可觀，亦擇其隨同打仗出力者，一併挑留。統挑補舊設戍兵額缺七千八百八名；又挑補新增汛戍兵一千二百名。惟向例臺灣戍兵係由福建省水、陸各營內勻派，每營皆有定額。到臺灣後，自當各按原營安設，以資約束。乃向來並不按營編伍，率以一營之兵分作數處，零星派撥，兵弁不能相識，尤屬難以稽查。此項挑留之兵，係就現在征兵內選擇，營分本不能齊全，又祇擇其年力精壯者留補，每營挑出之處或多或少，並未拘定例額。其安設地

方，俱係指定某營之兵派往某處，即歸原營官弁管轄，不致如從前參差淆混；所管備弁就近點驗差操，更屬得力。嗣後，卽照新定章程，俱令按營分設。所有此次挑留兵丁換防年限，均以調到臺灣之日爲始，照例扣算辦理。至陣傷亡故成兵，今已查明實數，該兵丁等所出內地本營之缺，咨明李侍堯將上年新募兵丁及換回各兵內挑補。其有傷殘病廢者，即可酌加減汰。如此，則兵數適符原額，而新兵補缺迅速，亦不致多糜費糧餉。再，臺灣戍兵向係內地各營挑撥更換，應得月餉銀俱在臺灣支給；其本籍眷口，於該兵餉銀之外，每名每年給銀三兩零，米一石二斗，以資養贍。今新添戍兵一千二百名，計需養贍銀三千九百餘兩、米一千四百石。換防時，尙有應給往來盤費銀兩。若再將新兵、戍兵於內地招募，又需在常額之外多增餉銀一萬八千餘兩、米四千三百餘石。是以，祇就內地各營通融抽撥，毋庸另行添設。核計內地各營，現兵五萬餘名，調出兵一千二百名，於十分之中尙不及一分之半，似與營制無礙。再，臺灣吏治廢弛，奸民無所顧忌，以致釀成逆案；此番整頓之後，丞倅州縣等官，如有必需添設，卽應逐一酌籌，詳晰具奏。但體察閭閻情形、原設廳、縣分治地方，經制均爲妥善；果能盡心撫字，綏輯得宜，自可永臻寧謐；若多設官員，不能盡得其人，轉於地方無益。惟分駐佐雜官員，各有稽查奸匪之責，其中今昔情形不同，自應悉心調劑，量爲改移。卽如南路鳳山縣城，現請修建埠頭街，其舊城地處海濱，議以鳳彈汛弁兵移駐，應將下淡水巡檢一員移至鳳

山舊城駐劄。至下淡水在東港上游，南達水底寮、枋寮、最關緊要；應將阿里港縣丞一員移駐下淡水。其阿里港地方卽與新移鳳山縣之埠頭街相近，一切均歸知縣管理。又北路斗六門地當衝要，原設巡檢一員官職太卑，不足以資治理；應於該處添設縣丞一員，歸嘉義縣管轄。又大武壠山內村莊甚多，最多險要，現已安設汛防，撥兵駐守，亦須文員彈壓，應將原設斗六門巡檢一員移駐大武壠；其隨帶弓兵衙役，毋庸另議。至添設縣丞一員，應增俸薪、役食，並移建、添建衙署，及鑄給印信各事宜，臣徐嗣曾逐加查明，照例分別題咨辦理。再向例調任臺灣各員，三年俸滿，卽行調回內地。該廳、縣身任牧民，責成綦重，若在任未久，一切風土民情尙未諳熟，竊計瓜期將屆，鮮不苟且自安，祇圖塞責。地方人民亦以官長不久去任，未免心存玩狎。甚有不肖官吏，不以涉險爲慮，惟知貪利營私，延至滿任即可卸責而去。卽有認真辦事之人，正資清釐整頓，而俸秩已滿，遽易生手，亦不能竟其設施。查臺灣道、府向係三年俸滿，四十九年改爲五年。應請將各該廳、縣照道、府之例，一體改爲五年報滿，俾得多歷歲時，盡心民事。倘敢日久玩生，廢弛公務，請交巡視臺灣之將軍、督撫等就近考核，從嚴參究。再查降番弁目，贊拉、浞浸兩處，額設土守備六員、土千總九員、土把總十六員、土外委四十六員。此次隨征臺灣，派來土弁帶領降番，甚爲出力。今降番業有定額，均照屯練兵丁之例，加給月餉。所有贊拉、浞浸土弁等，請援屯練土弁定例，分別賞給錢糧。至臺灣原

定營制，本無馬兵，雍正二年改設馬兵三百名。嗣於雍正七年，因籌添塘汛守兵，將馬兵裁撤。是以，全郡戍兵盡係步糧，卽官弁亦無馬匹，日久相沿，騎射均不講習。此次進剿逆匪，臣等率同巴圖魯侍衛章京，馳驟往來，奮勇衝殺，最為賊匪所畏，屢次克捷，實藉馬力為多。茲當更定營伍之時，若請照前例改設馬兵三百名，彈壓地方，似足以昭嚴肅；馳報緊急公事，亦可不致稽遲，於營伍殊為有裨。第查臺灣地方，平原寬廣，處處皆有水草，原非不能畜牧；惟因天氣過於炎熱，從前裁減馬兵案內，即有難於喂養之語。臣等帶兵剿匪，適值冬末春初，水土平和，馬匹頗能膘壯；若至夏秋蒸溽之時，養馬究恐非宜。再四籌酌，先於巴圖魯侍衛及各官員交回馬匹內酌留一百匹，飭交臺灣鎮總兵照依給發馬乾，試養一年。如果喂養得宜，俟閩省督撫巡察臺灣之便，就近查驗，據實奏聞；再於臺灣鎮標改設馬兵一百名，作爲定制。班兵更換，留馬易人。所有應需馬匹，卽在內地各營抽調，除延平、建寧、福州、長福、興化、泉州城守等營，地當孔道，毋庸抽調外；其餘偏僻標營，均有馬一百三、四十四至一百七、八十五匹不等；每營不過調發十餘匹，即可足二百匹之數。並將馬兵數目於成兵內改撥，核計糧餉馬乾均無增減。海疆營伍，防範更爲周密。再臺灣一郡，負山面海，外控澎湖，地勢袤延，幅員廣闊。其間要隘甚多，原設臺灣、澎湖水、陸兵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六名，除水師兵四千六十三名外，南北兩路共兵八千零十三名，分撥汛防，

佈置已爲嚴密。惟是今昔情形略有不同，數十年來，仰蒙聖澤涵濡，生齒繁盛。從前荒廢之地，日闢日增；西至海濱，東至山麓，村落相連，野少曠土。自大雞籠以至枋寮，南北綿亘一千餘里；里數較內地加倍，不啻有二千餘里之遙。近山一帶地方，如大里杙、水沙連、大武壠、水底寮等處，最稱險遠，溪深嶺峻，僻徑紆廻；外則番社環居，內則流民雜處。向因人迹罕至，未設汛防。而各縣城內兵力亦覺稍單，不足以資防衛。今擬於各處緊要地方及通衢大路，每處添兵一百數十名至二、三十名不等；並將各海口水師量爲移撥，務使分派得宜，聲勢聯絡，駐守足資彈壓，會哨亦易稽查，海外巖疆庶可永臻寧謐。查臺灣郡城原設鎮標三營、城守左右軍一營，除去分防之數，存城兵丁尙有一千七百餘名，足稱重鎮，毋庸另議增添。其北路彰化縣城原設兵一百一十四名，該處地當衝要，係副將大員駐劄，兵力較少，撥添兵一百八十六名，以足三百名之數。縣城迤東之八卦山，地勢最高，可以遙瞰城中，現擬於山上設立卡座，應添設兵四十名，外委一員帶領駐守。所有山旁通往柴仔港、烏日莊、犁頭店、大里杙要路，均可藉以稽查。大里杙係逆首巢穴，雖經大兵剿洗淨盡，城堡亦已燬除，但係要害之地，直達彰化南北投，又與內山相近，應添外委一員、兵丁五十名。水沙連與番界交錯，山嶺重疊，地方更爲遼闊，應添千總一員、兵丁一百名，在集集埔駐劄。嵌頂地方，接壤水沙連，而附近之虎仔坑尤爲奸宄出沒之地；應添設外委一員、兵丁三十名，稽察更爲周密。又，

礮山地產硫礮，向係封禁，逆匪滋事時，曾經李侍堯派守備羅禮璋帶兵看守。該處山嶺重疊，逼近海岸，山外礮臺塘汛設兵本少，且距礮山道里太遠，稽察難周。查石門地方，係礮山出山要路，又有港口通洋，應於該處添兵三十名、外委一員防守。又中路一帶，嘉義城原設兵三百七十七名，係北路左營守備帶領弁目駐守。該處爲全郡適中之地，最關緊要，添兵一百二十三名，以足五百名之數；並擬改設都司一員。其原設守備一員，卽移於斗六門要隘駐劄。查斗六門四達通衢，向稱險固，賊匪佔據一載，始行攻克。今旣將守備移駐該處，原設之千總一員、兵五十名，不敷防守；應再添外委一員、兵一百三十名，卽歸新設之都司管轄，以資控制。大武壠村莊甚多，路徑叢雜，外霄閣莊在大武壠山內，本縣莊爲西北面入山要口，應設千總一員，添兵一百名，駐劄外霄閣莊；再添外委一員，分出兵丁二十名，在本縣莊防守。元長莊近海，地方寬廣，應設外委一員，添兵二十名。大埔林、西螺、鹿仔草等處，均係要地，額設弁兵太少，難資防守；卽平時稽察村莊、緝拏奸匪，亦不敷用；應於原設弁兵之外，大埔林添兵十五名、外委一員；西螺添兵二十名，外委一員；鹿仔草添兵十名，以壯聲勢。其大排竹、蔬豆莊，係嘉義縣至府城大路；三坎店、茂功莊，係大武壠西南面要口，應於大排竹添兵二十名、外委一員；蔬豆莊添兵三十名、外委一員；茂功莊添兵二十八名、外委一員；三坎店添兵二十名。毋庸另設汛弁，卽歸大武壠千總管轄。又南路一帶，岡山汛原係城守左軍

守備千總帶兵一百三十五名駐守；再添兵四十五名，原設備弁毋須更易。鳳山縣城原駐參將一員，千總、把總、外委員八員，兵四百六十二名；今縣城改建埠頭地方，將弁均應移駐，毋庸另行增設，惟添兵三十八名，以足五百名之數。其鳳彈一汛，即在埠頭附近，應行裁減，將該汛原設兵丁內撥兵一百一十六名，添設千總一員，移駐鳳山舊城，在擬建卡座之龜山上安設。鳳山極南之水底寮地方，最爲險僻，應移撥鳳彈汛原設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兵一百名，仍再添兵五十名，在該處駐守。其番薯寮係近山要隘，自大武壠山內通往鳳山小路，皆由該處經過，應添兵二十名、額外外委一員，以資防範，而重巡防。統計此次添設：都司一員，千總三員，經制外委十四員，額外外委二員，兵丁一千二百名。除添設都司應行揀員調補，其弁目兵丁均照例於福建內地各營酌量抽撥換防，用歸簡易。查閩省額兵，通共六萬三千一百一十九名，扣去臺灣戍兵一萬二千一百餘名，內地當存兵五萬九十餘名。通盤計算，再抽出新添戌兵一千二百名，分在各營調派，所撥亦屬無多，內地兵丁尙不致於短絀。但各營兵丁多寡不一，應如何分別衝僻地方，酌量分撥之處，容俟回至泉州與李侍堯面加商酌，再行會摺具奏。再查安平協水師原設三營駐劄；安平爲海疆要隘，但該處內依郡城，外接澎湖，聲勢已屬聯絡，駐兵未免稍多。惟北路鹿仔港最爲緊要口岸，係臺協水師左營汛地，原駐備弁兵丁不足以資巡守。應將該協左營內遊擊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外委三員、額外外委三員、兵

丁三百七名、戰船九隻，移駐鹿仔港。卽以原駐鹿仔港之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兵丁一百一十五名、戰船二隻，移駐笨港。以笨港原駐之把總一員、兵丁七十五名、戰船二隻，移在原未駐兵之新店海口。其安平協水師右營之東港一汛，原設把總一員、兵丁十五名，亦覺過少；應再於該營內撥兵三十五名，添設該處。如此一轉移間，沿海營汛仍歸本營管轄，毋庸增設新兵，而於緊要海口哨探巡防，亦可倍加嚴密。奏入，上從之。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六十二

六月初三日(甲午)，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從前平定伊犁、同部、大小金川，皆於太學立碑，以示武功。臺灣不過亂民聚衆海島一隅，雖不值刊碑太學，而此次辦理迅速，首夥生擒，亦不可無紀實之作。朕現在駐蹕熱河，欲將此次平定臺灣事蹟，御製記文，於熱河文廟大成門廡內嵌石刊刻；俾振武敷文盛軌，永昭上塞。俟紀文製就後，當一併發與福康安等，在臺灣、廈門等處配建碑亭勒石。所有前次發去之御製文三篇，着福康安等暫緩鐫刻，俟此次記事文發往後，一同敬謹摹勒；庶規模丈尺咸歸畫一，足以壯觀瞻，而垂久遠。

同日，福康安、魁倫、徐嗣曾奏言：熟番募補屯丁，悉心酌議章程。一、屯丁人數，應按番社酌挑，令其就近防守也。全郡熟番通共九十三社。臺灣縣屬番社較少，淡水、彰化近山地方，番社最多，鳳山、嘉義次之。每社番民自數百戶至數十戶不等，約可挑選壯健番丁四千名，分爲十二屯。大屯四處，每處四百人；小屯八處，每處三百人，作爲額缺。毋庸另設屯所，卽令在本社防守地方，稽查盜賊。其戶口較少之社，或數社併作一屯，或附入近處大社，庶番民等不致遠違鄉井，而較驗調派亦易於齊集，至各屯相距之地，道里難以適均。臺灣縣所屬番社不過數處，不能多設屯丁。然臺灣縣地界本

狹，郡城設有重兵，足資彈壓。惟南北兩路近山險要甚多，淡水一廳尤爲遼闊，原撥熟番在隘口搭寮防守，名爲隘丁；零星散處，不能得力。應酌量地勢情形，按照番社多寡，分別設屯；與各處營汛官兵聲勢聯絡，則稽察巡防，自可倍加嚴密。一、各屯番丁，宜設立屯弁，以資管轄也。四川屯練兵丁，額設屯土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一百餘員。今臺灣番屯弁目無需似此之多，祇應仿照其例，量爲設立。查各社原有民人充當通事，管理一社之事，代爲交納社餉。但此等通事積年充役，係地方官簽派，本非番人同類，未便用爲弁目；應於番社頭目內，擇其曾經打仗出力及社番素所信用者，如岸裏社潘明慈之類，揀選拔補。於南北兩路額設屯千總二員，統領番衆；屯把總四員，分管各屯，大小各屯每處設屯外委一員。花名圖冊交理番同知稽核，仍將各屯事務交北路協副將、南路營參將就近管理。該番等素嫻技藝，非招募新兵可比，應請照川省屯練之例，毋庸歸營操演。點驗屯兵，拔補屯弁等事，統歸臺灣鎮總兵、臺灣道管轄，詳報督撫給與劄付報部存案。經管六年後，如果董事有方，曾著勞績，由鎮道核明詳報督撫，加一等賞給職銜，以示奮勵；倘所管內有生事廢業之人，及苦累番衆情弊，卽行咨革究處。遇有事故出缺，仍揀選番社悅服之人，詳報拔補。一、屯丁、屯弁，毋庸籌給月餉，應酌撥近山埔地，以資養贍也。臺灣東界內山，本多曠土，乾隆十五年暨二十三年節經勘定界址，奏請禁民越墾，准令熟番等打牲耕種，以資生計。無如游民聚處日多，越界

佃耕，漸成熟業，以致爭奪滋事，控案甚多。前經富勒渾奏明，專委鎮道確切勘丈。尙未勘明詳報，卽值逆匪滋事。現經臣等提奏核查，共計丈出已墾埔地一萬一千二百甲。每田一甲，合內地民田十一畝三分一釐。均應查明民墾、番墾，分別陞科辦理。此外，尙有未墾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又，四十八、五十一等年，漳、泉械鬪及互控結會案內，抄沒翁雲寬、楊光勳等入官埔地三千三百八十餘甲。統計抄沒未墾及入官荒廢埔地八千八百餘甲；均屬界外之地，逼近內山，任其荒廢地利既屬可惜，而愚民趨利如驚，亦難保無越境私開情弊。應請將新設屯丁四千名，每名撥給埔地二甲；千總每員十甲；把總每員五甲；外委每員三甲，令其自行耕種。責令地方官勘定界址，造冊、繪圖載明四至段落，通報立案，以備稽查。屯丁出缺，卽挑其子弟充補，承受田畝。如有私行典賣者，照律治罪追賠，契價充公，其地仍歸番社。再查臺灣各社，向例交納社餉，所種田畝租賦，蒙恩概免征收。所有撥給埔地，應照番田之例，免其納賦，以示體恤；卽毋庸另行籌給月餉。一、清查已墾埔地，以定界址也。查臺灣東面倚山，地方寬廣，從前因淡水、彰化二處墾闢日增，另行留定界限，設立土牛，禁止奸民越界佔墾，免滋事端。乃因生聚日繁，民人私向生、熟番黎佃地耕種，價值稍輕者，謂之租賄；價值稍重者，謂之典賣。熟番等歸化日久，漸諳耕作，祇因業經典賣與民，無由取贖。是以各處番地，不特嘉義以南多有侵越，卽淡水等處續定土牛之界，亦成虛設。臣福康安追剿賊匪

時，週歷全郡，所過近山地方，良田彌望，村落相聯，多在輿圖定界之外。舊設土牛，並無遺址可尋；從前設立時，不過築土作堆，潦草塞責，本非經久之計。此時，若不將埔地徹底清釐，事過境遷，界址必仍滋淆混。臣等悉心籌酌，除未墾荒埔五千四百四十餘甲，撥給新募屯丁外，其已墾之一萬二千餘甲，自應分別辦理。查臺灣征糧則例，仰蒙皇上優恤海外民番，於民田則薄征租賦，於番業則概免陞科。茲查民人租購之地無多，原係民爲佃戶，番爲業主，自應同番社田畝一體免科。其業經賣斷與民者，既非番業，即應令民戶一體報陞。第民買番地之後，所費開墾工本原多，又有每年抽給番租之例，若再征收本色，民力未免拮据；應照同安縣下沙科則，按甲計畝征銀，免其納粟。仍出示曉諭番社，使知租額無虧，俾得永資生計。民人等藉有納賦明文，世守其業，亦可永杜爭端。其集集埔、虎仔坑、三貂、鄉嶠等處，接壤生番，私墾田畝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應逐加懲治，惟念開墾以來，與生番日久相安，並無事故；一經驅逐，沃土既須拋荒，而游民又無歸宿；應請照新定民買番地之例，一概陞科，免其查究。此時，正值農忙之際，未便紛紛履勘，應令該處民番將租課、典賣地畝，先行呈報。一俟刈獲登場，臣徐嗣曾專委大員前往抽查。並將此外有無續墾地畝，一併查明，分別辦理咨部存案。自此次清查之後，即以所墾地方爲界，豎立界石，詳開立界年、月、地方，大書深刻，俾人一望而知。仍交與巡視臺灣之將軍、督撫、提督及地方官等，不時周歷巡查。

如有越界私墾，卽行從重治罪。失察之地方文武各官，一併嚴參究處。一、屯丁習用器械，應令自行製備，報官點驗也。番民打牲捕鹿，所用鏢鎗、鳥鎗、竹箭，器械不一，均屬犀利。卽如岸裏社番善用鳥鎗，隨同官兵打仗殺賊，最爲賊匪所畏。一切器械，均可無庸製給。但，現在嚴禁民間私藏軍器，屯丁所用鎗、箭，亦應官爲點驗，以備稽查。所有新設屯丁四千名，不必照綠營之例，拘定鳥鎗兵若干名、弓箭兵若干名，祇以該番習用器械爲準，呈報總兵逐加印烙，編號備查。每年令總兵巡查之便，點驗一次。如無火烙印記，卽照民人私藏軍械之例，一體治罪。一、屯丁徭役，酌與優免，以恤番力也。臺灣各社熟番，質樸淳良，最堪憐憫。從前文武員弁出差巡察，無不調撥番民背運行李。其餘各地方興築、遞送公文等事，亦皆社番應役。其勞苦急公之處，較之臺灣民人，不啻數倍。今旣挑補屯丁，各令在要隘地方分屯防守，遇有守捕盜賊等事，又須聽候征調，所有一切徭役，應請免其承應。其未補屯丁之番民，亦祇令遞送公文，不得以私事役使。倘他方文武及理番同知不加體恤，有苛派擾累之事，令該鎮、道實力訪查，嚴行參究。奏入，上從之。

續六日(丁酉)，諭葉安、徐嗣曾同奏言：辦理賊務，原應支放本色，或餉、米鹽散以濟小民自糧。惟臺灣自軍興以來，載面本年二月，由內地撥到軍米共計三十二萬餘石，除撥過兵糧等項外，存米七萬餘石。其屢撥軍米，因海洋風信難常，尚未運到。繼